

陳書卷三十二

陳書三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六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暲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

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

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氎席被褥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羗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

事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於時甚寒水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澗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卽投身而下扶捧闔視舉體凍濕水漿獎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爲之流涕卽於江陵權殯與王哀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

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爲尚書中兵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巡撫招集繼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

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卽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爲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位高宗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卽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

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竝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藺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

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畧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暲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旣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餽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暲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暲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

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勅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

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
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
勞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
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
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
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
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
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
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
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

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
塵厚德卽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
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勅賻
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
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卽有勅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
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
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
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
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
歛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

屍隄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暘字文昇河內温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卽梁武帝之外兄也暘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餽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暘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卽暘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

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曷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失所曷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卽勅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沉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曷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孳廢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煖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竝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

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
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竝
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竝未五十終于
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
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里
爲孝家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
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陳書卷三十二

陳書三十二

上卷一行

陳書卷三十二考證

殷不害傳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任南史作汪

八月初七日校於靜宜園中

藏園記

陳書卷三十三考證

陳書卷三十三

陳書三十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七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張崖 陸詡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斯則王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教之典籍斯則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

賀德基六字
占一行

目分十行

乾隆四年校刊

陳書卷三十三

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甚衆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唯國學乃經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釋奠先師躬親試胄申之醮語勞之束帛濟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旣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綵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竝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暉共保吳興暉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

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秦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卽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

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旣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

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儉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倍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卿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竝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

掌儀禮高祖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
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
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
久而未返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
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
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
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
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
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已後
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

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
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
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
旣失亡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
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
其制李膺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
釋縗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
狄難親還期未克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竝
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
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

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

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欵幾人不欵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欵劉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欵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欵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屈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

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恇妄歟且人之所堪既有疆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焚身無完虜者戴就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為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歟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

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到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歟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歟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寔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暉之父子漏經竝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

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欵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竝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卽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卽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袞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帝勅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宜隨屍而

殞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
召袞講論論又嘗置宴集立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
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聞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
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時袞說朝聘時聘義摛與往復
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員外散騎
侍郎又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爲江州長史仍
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鄴下遁
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没于周久之得歸仍
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王府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
卒時年六十三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
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父季徽
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
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
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
記室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
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爲威戎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鄱陽二
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
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

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卽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爲尚書儀曹郎後爲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竝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

字本以下缺失
又得別本補校
完

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初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尙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詣湘州以

疾卒時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立者咸推之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尙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立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卽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

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平歷臨安令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

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王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召譏豎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謂羣臣曰此卽是張譏後事禎明

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立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立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勅人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義梁太子詹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爲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爲賓客尋補五經博士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卽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

武世仕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
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
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
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脩立好學十四名補國
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
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
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
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
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

自淳源旣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
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
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旣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
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于是前亡干戚舞
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
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
外侵姦回內曩朝聞鼓鼙夕焰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
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
於是不脩哀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
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

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
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
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
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
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
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
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轡駕列庭青
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
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
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

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
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
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
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
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
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
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
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
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年除瀨令入爲
尚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治五禮掌策文

諡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
員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
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
二年卒時年六十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
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
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
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
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
隋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員外散騎常
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
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
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
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
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
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
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
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
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
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

時名儒咸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員外散騎
侍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除
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家屬還會稽
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國子助教轉鎮東鄱
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如故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
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
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
爲榮俄除尙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
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
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丁母
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
遷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
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
爲秦王府東閣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春秋
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
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
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
高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
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
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

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尙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竝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陳書卷三十三

癸酉八月十一日校

陳書三十三

陳書卷三十三考證

沈洙傳祖休稚○稚南史作季

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南史則字下有一字

張譏傳法雲寺沙門慧休○休南史作援

顧越傳顧越字思南○思南史作允

王元規傳祖道寶○寶南史作實

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孤南

史作姑

陳書卷三十三考證

陳書卷三十四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八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藻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 弟瑜 瑜從父兄玠 從父弟琛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

目今十三行

乾隆四年校刊

陳書卷三十四 列傳

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竝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紆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晁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旣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祿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幼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畧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勅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及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仍侍臨成公讀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學限內博士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

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侯景反之偉逃竄山澤及高祖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啓求解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獎不敢廢官皇歷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優勅不許尋轉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勅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棺一具克也日舉哀之偉爲文不尚浮華而溫雅博贍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尙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

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西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勅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及龕誅晃歸世祖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詔三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謚曰貞子并賜墓地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詔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有集二十

卷

江德藻操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尙書倉部郎中父革梁度支尙書光祿大夫德藻好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聞其才召爲東閣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尙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爲南兗州治中及高祖爲司空

征北將軍引德藻爲府諮議轉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王長史陳臺建拜尚書吏部侍郎高祖受禪授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頃之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尋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縣出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所著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尚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潁川鄆陵人祖佩玉宋長沙內史父沙彌梁長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尋而爲真出爲安吉令遷鎮東邵陵王府限外記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及世祖爲吳興太守以持爲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帝文帝剋張彪鎮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爲山盜所劫幽執十旬世祖遣劉澄討平之持乃獲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戶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受其餉遺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爲宣惠

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遷爲給事黃門侍郎除稜威將軍監官令光大元年遷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二詔贈光祿大夫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之六世孫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永興之究山卽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亨少傳家業孤

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初爲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道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朝政務一以委焉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亨奉牋辭府僧辯答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闇期寄實深旣欣遊處用忘勞屈而

枳棘栖鷓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
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
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
心不昧寧限城闈存顧之深荒慙無已高祖受禪授中
散大夫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
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頽屍於方山同坎埋
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
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具凡七柩皆改窆焉光
大初高宗入輔以亨真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
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詐高宗

問亨亨勸勿奉詔高宗卽位拜衛尉卿太建二年卒時
年五十四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失亡後撰梁史
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早
知名官至尙書度支侍郎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與謝朓
江斆劉侯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尙書諡
貞子祖雲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舍人玠九歲而孤爲
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
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
豔靡起家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散

騎常侍聘齊還爲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
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之謂
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
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
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
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
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啓臺高宗手勅慰勞并遣
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高
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
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
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
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
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
殘去暴姦吏局踣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
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
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
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頃之以
本官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於官時年五
十二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
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

獸
虎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
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
畧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
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追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
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子亮有才學官至尙書
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
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
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
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
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
試令之敬升講座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
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
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卽日除
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又除武陵王安
西府刑獄參軍事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侯景
之亂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
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
是時蕭勃據嶺表勅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陷仍留廣

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
賞接累遷鄱陽王中衛府記室鎮北府中錄事參軍南
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
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
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
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
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官至
中軍吳興王記室

陸琰字溫玉吏部尙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
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
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
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
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卽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
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及
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
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爲雲麾新安王主簿
遷安成王長史子寧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爲武陵王明
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
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舉哀加其賻贈又自製誌銘
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

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有弟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宮臣竝賦詩命瑜爲序文甚瞻麗遷尙書祠部郎中丁母憂服闋爲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彊記一覽無遺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

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太子爲之流涕手令舉哀官給喪事并親製文遣使弔祭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

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
譚笑娛情琴樽閒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
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瀟或翫新花時
觀落葉旣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
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留情致自謂百年
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
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梗以卿
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
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

舉秀才對策高第吏部尙書袁樞薦之於世祖超授衡
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
後主在東宮聞其名徵爲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
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爲之
流涕八年卒時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賜贈至德二
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
以孝聞世祖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
采由此知名舉秀才起家爲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
歷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尋遷

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司徒左西
掾又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位
遷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踈坐漏
洩禁中語詔賜死時年四十二

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史父法
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
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
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
丹陽五官掾總戶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者
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

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
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會安西武
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
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武陵
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
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
守劉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
梁敬帝冊琳爲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議參軍領記室
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爲中書侍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
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治

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賫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廷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衛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曰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

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尙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旣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千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

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
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
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
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
在治定功成其勲有屬今以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
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
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
以如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諡而大寶之號
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
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

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
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
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
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
魏旣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
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損益頗有凡
例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
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
史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

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
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試策高第尚書板
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
軍大同中出爲候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伯陽浮海
南至廣州依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吳郡天嘉
二年詔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
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
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建初中記室李爽
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
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北部賀循長史劉刪
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
時之士也遊晏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
世及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
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
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
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
物及新安王還京除臨海嗣王府限外諮議參軍十一
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
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嘉賞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
事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張正見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簡文雅尚學業每自升座說經正見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鎮東鄱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擢梁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父彥高粱給事黃門侍郎凝幼聰晤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辭尤工草隸天嘉四年釋褐受祕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除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緝治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尋授寧

遠將軍尚書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高祖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曰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後主嗣位授晉安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醺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

主曰卿醉矣卽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寧遠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

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爲孝感之至焉世祖卽位除輕車鄱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年轉雲麾新安王府記室參軍仍隨府轉_右記室帶撰史著士遷鄱陽王中衛府錄事轉晉安王府記室著士如故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服其廉遷衡陽王府中錄事參軍入爲尙書祠部郎遷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叔陵之誅也後主

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醜賦詩賜遺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脩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邁疾而卒時年五十九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

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醺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卽日召鏗預醺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累遷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

著美焉

列傳第二十八

陳書三十四

江德操字德藻或本作江德藻字德藻疑

癸酉八月二十日入香山移居來青軒東楹校此

清泉逸叟記

陳書卷三十四

陳書卷三十四考證

江德藻傳○藻一本作操

何之元傳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恭南史作蔡
徐伯陽傳學士阮卓○阮一本作元南史同然以下文
觀之阮卓自有傳當以此為是

張正見傳祖蓋之○蓋南史作善

陳書卷三十四考證

陳書卷三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目今四行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跣弛不羈有
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桀
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荊州陷曇朗兵
力稍彊劫掠隣縣縛賣居民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
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
曇朗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

踰嶺歐陽頴爲前軍曇朗給頴共往巴山襲黃法氈又報法氈期共破頴約曰事捷與我馬仗及出軍與頴犄角而進又給頴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旣少恐不能濟頴乃送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氈乘之頴失援狼狽退衄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竝不願此婚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旣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竝論價責贖紹泰二年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游騎將軍尋爲持節飈猛將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欽等隨余孝頃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戶給鼓吹一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勸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所部諸將據新淦縣帶江爲城王琳東下世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氈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與法氈因帥南中兵築城圍之絕其與琳信使及王琳敗走曇朗黨援離心

迪攻陷其城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懸于朱雀觀於是盡收其黨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竝怨望乃相率殺續推迪爲主迪乃據有臨川之地築城于工塘梁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戶紹泰二年除臨川內史尋

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慰撫之琳至湓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猛等與余孝頃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

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并虜其人馬廸竝自
納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
一千五百戶給鼓吹一部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熊
曇朗之反也廸與周敷黃法氈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
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廸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
朝廸趨起顧望竝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廸至是
與黃法氈率其所部詣闕世祖錄其破熊曇朗之功竝
加官賞廸聞之甚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
廸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敷敷與戰破
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爲皎所擒三年春

世祖乃下詔赦南川士民爲廸所誣誤者使江州刺史
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
討廸於是尚書下符曰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爲盛信
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鷂競逐菹醢極誅
自古有之其來尚矣逆賊周廸本出輿臺有梁喪亂暴
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
羽裁解豚佩仍剖虎符卯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
頗布誠款國步艱阻竟微効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
下熊旗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始貳蕭勃未夷
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勘定旣安反側江郢紛梗復

生攜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言迹不副特以
新吳未靜地遠兵彊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械俘
虜士民竝曰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
光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嶽富貴隆
赫超絕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斷江翻然
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勢猶
脣齒彭亡之禍坐觀難作階此豐故結其黨與于時北
寇侵軼西賊憑陵屢糶糧悉以資寇爵號軍容一遵
僞黨及王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棄之度外璽書
綸誥撫慰綢繆冠蓋縉紳敦授重疊至於熊曇朗勦滅

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斲之元功安西周敷之効力司
勲有典懋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爲仇讐悖禮姦謀因此
滋甚徵出湓城歷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
亡招集不逞中調京輦規冀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
擁遏二賈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
加應援謂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妻息
分襲湓鎮稱兵蠡邦拘逼酋豪攻圍城邑幸國有備應
時軼矜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
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竝破
賊徒剋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

豫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扞溝壘身當矢石率茲義
勇以寡摧衆斬馘萬計俘虜千羣廸方收餘燼還固墉
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
侯法軫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王命前率義旅旣援
敷等又全子隆裹糧擐甲仍躡飛走批熊之旅驅馳越
電振武之衆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雖復朽株
將拔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絕根在於
未蔓撲火止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寔資英果今遣鎮
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
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州刺史彭澤縣侯魯

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遣前吳興太守胡櫟樹功
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
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
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安吳縣侯吳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
安成內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內史劉峰廬
陸太守陸子隆安成內史闕慎竝受儀同法軫節度同
會故郡又命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
隨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竝率貔豹逕
造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

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殼
騎彌山又詔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頴率其子
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右率邃衡州刺史侯曉等以
勁越之兵踰嶺北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脫稽誅更
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久飲至禮
畢乘勝長驅勦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唯廸身
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別格執迷不
改刑茲罔赦吳明徹至臨川令衆軍作連城攻廸相拒
不能剋世祖乃遣高宗總督討之廸衆潰妻子悉擒乃
脫身踰嶺之晉安依于寶應寶應以兵資廸留異又遣

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
縣民皆廸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廸廸
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也百姓皆棄本業羣聚爲盜
唯廸所部獨不侵擾竝分結田疇督其耕作民下肆業
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部乏絕者皆仰以取
給廸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袂腹
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按繩破篋傍若無人
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鈞訥於言語而襟懷信
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竝共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昭達仍度嶺頓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廸復收合出東

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廸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廸詳兵大敗虔化侯陳諺陳留太守張遂竝戰死於是廸衆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廸又與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廸自効因使腹心勇士隨入山中誘廸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京都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醜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京城陷異隨臨城公蕭大連大連板爲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畧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衆竝患之會景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于子仙是時大連亦趣東陽之信安嶺欲之鄱陽異乃爲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績爲景所誅異獨獲免

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元帝以爲信安令荊州陷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戶其年遷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戶餘竝如故又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世祖卽位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

異頻遣其長史王漸爲使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啓遜謝是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喻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於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詔曰昔四罪難弘大媯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爲時蠹事非獲已逆賊留異數應亡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羣龍自躍於千里退懷

首鼠怛持於百心中歲密契番禺旣弘天網賜以名爵
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據中流翻相應
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爲東道之主人結附凶渠唯欣
禍亂旣祆氛盪定氣沮心孤類傷鳥之驚弦等窮獸之
謀觸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適侍子還朝隗囂之
心方熾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慝披襟解帶敦喻殷勤蜂
目彌彰梟聲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
可容匿且縉邦膏腴稽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壅國民竹
箭良材絕望京輦萑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甿兼其
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依風竝輸侵地三邊已
又四表咸寧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
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
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異本謂官軍自
錢塘江而上安都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
大恐棄郡奔于桃支嶺於嶺口立柵自固明年春安都
大破其柵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
黨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并擒異送都斬于
建康市子姪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
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

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竝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竝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竝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

常侍二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道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竝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廸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

日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渙魏申
宏畧若夫無諸漢之策勲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淠
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妣啓之命有甘誓之討况迺族不
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豐深四罪者乎
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
隅阻絕父旣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
訓義所資姦諂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
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
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珍竟微職貢
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晝繡之榮裂地

置州假藩麾之盛卽封戶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十人
保弊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隆周朝會迺
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
自谷遷喬孰復爲擬而苞藏鳩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
表裏周廸盟軟婚姻自爲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
我穀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匯澤之南川
遂敢舉斧竝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殪醜徒每以罪
在曾渠憫茲驅逼所收俘馘竝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
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旣走險廸又逃刑誑侮王
人爲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

井底至如遏絕九賦剽掠四民闔境資財盡室封奪凡厥倉頭皆畧黔首螯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瀛溟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罔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豸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

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鼉鼉爲駕轡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卽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遙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畧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膺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留太守張遂

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竝隨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氈戒嚴中流以爲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

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非止肆青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卽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趨起斧鉞一臨罔知所赦昭達旣剋周廸踰東興嶺頓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柵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簣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草閒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康市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

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
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
在亂常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
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
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
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戮宜哉

列傳第二十九

陳書三十五

陳寶應傳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恐有誤
陳書卷三十五李暹或本作季暹或作李暹疑

此校記二行別
為一葉前空
一行

陳書卷三十五考證

熊曇朗傳懸於朱雀觀○觀南史作航

陳書卷三十五考證

陳書卷三十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目今二行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高宗在江陵為直閣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于穰城高宗之還也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侯邑五百戶叔陵少機辯狗聲名彊梁無所推屈光大元年除中書侍郎二年出為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

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授使持節都督江郢晉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卽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獠

所得皆人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燒燭達曉呼召賓客說民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餽截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自呈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壘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尋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遷中衛將軍九年除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卽諷上進

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瑩表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翫弄藏之庫中府內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竝卽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中衛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叔陵啓求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

及十日乃令庖厨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撻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竝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

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仍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卽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入內沉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以

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僵斃于地闔豎王飛禽抽刀斫之十數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狼戾長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鎮九水兩藩毗庶掃地無遺蜂目豺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憂姪樂自恣產子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恒習姦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斲棺露骸事驚聽視自

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內懷逆弑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凶極逆曠古未儔賴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兇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瑩制曰凶逆梟獍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殄滅撫情語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叔陵諸子即日竝賜死前衡陽內史彭暲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錄事參軍

兼記室韋諒典籤俞公喜竝伏誅暲叔陵舅也初隨高宗在關中頗有勤効因藉叔陵將領歷陽衡陽二郡信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焉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將軍粲之子也以學業爲叔陵所引陳智深以誅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爲下雋太守封新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軍賜金各有差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龜胷目通精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邑二千戶廢帝嗣立爲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城琅邪二郡太守尋入

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太建元年進號智武將軍尹如故
秩滿進號登右將軍尋授使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平
東將軍吳興太守四年入爲侍中翊前將軍遷安前將
軍中領軍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
南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
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乞
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高宗每矜之特加賞賜伯固
雅性輕率好行鞭撻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
輦至於草間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麋鹿多使
生致高宗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入朝又爲侍

中鎮右將軍尋除護軍將軍其年爲國子祭酒領左驍
騎將軍侍中鎮右竝如故伯固頗知立理而墮業無所
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嚴苛國學有惰遊
不脩習者重加槓撻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二年
領宗正卿十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陽南豫四
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後主初在東宮與
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嘲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
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
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
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

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出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騎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遁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同趣白楊道臺馬客至爲亂兵所殺屍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曰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以庶人禮葬又詔曰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恒典但童孺靡識兼預葭莩寘之甸人良以惻憫及伯固所生王氏可竝特宥爲庶人國除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差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轆磔形骸未臻其罪汗瀦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列傳第三十

陳書三十六

始興王傳王飛禽除伏波將軍或本作仗後將軍疑

癸酉八月二十日校畢時宿古洪先寺之東青軒

藏園老人鐙右記



陳書卷三十六

陳書卷三十六考證

始興王叔陵傳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林南史作
安然觀下文云自有航渡欲趨新林自以此爲是

陳書卷三十六考證

原任詹事 臣 陳浩洗馬 臣 陸宗楷編修 臣 孫人龍

貢生 臣 曾尚渭王積光等奉

敕恭校刊

編修 臣人龍

謹言按梁史官姚察在陳嘗撰梁陳事未成而陳亡隋文帝問陳事於察察以所論載者每一篇成輒奏之察子思廉復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上其書世罕傳頗多脫誤至宋嘉祐時始詔求藏書與秘府本叅校鏤板行世故宋臣曾鞏目錄序謂此書成之難傳之又難其疑者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蓋其慎也今古本旣不可見國子監所存舊板舛訛殊甚而鞏等篇末所疏疑義亦無一存者用是知此書已非復嘉祐之舊屢經改刻其爲脫漏者不少矣 臣等奉

敕校刊別無^八書可據惟就南史中叅其異同辨其譌
謬不敢率漏亦不敢臆斷以志敬慎之義云

臣謹

識

